

■ 孔六庆 著



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培育点 江苏省重点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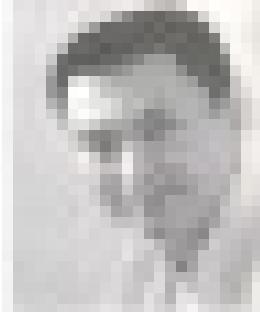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

教学·科研·创作研究丛书

画之道——创作与学术的互动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美术出版社





卷之三

卷之三



教学·科研·创作

■孔六庆著

画之道

——创作与学术的互动

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培育点 江苏省重点学科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教学、科研、创作研究丛书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画之道:创作与学术的互动 / 孔六庆著.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7.8

(教学 科研 创作研究丛书)

ISBN 978-7-5344-2444-1

I . 画… II . 孔… III . 绘画—技法(美术)—教学研究—
高等学校 IV . J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7851 号

责任编辑 周海歌 龚 婷

责任校对 赵 菁

责任监印 贲 炜

书 名 画之道—创作与学术的互动

著 者 孔六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总 印 张 87.375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2444-1

总 定 价 952 元(共 14 册)

营销部电话 025-83248515 83245159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13 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孔六庆 1955 年生，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

需要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是国内首批美术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及江苏省优秀重点学科。

自建校以来，本学科曾经聚集了刘海粟、张大千、黄宾虹、潘玉良、陈之佛、朱屺瞻、吕凤子、丰子恺、俞剑华、关良、潘天寿、郑午昌、倪怡德、傅雷、谢海燕、颜文樑、吕斯百、蒋兆和、常书鸿、刘汝醴、陈大羽等一大批杰出的美术家、美术教育家和艺术理论家在这里任教。

在近一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中，本学科秉承“闳约深美”的教育理念，在积极倡导创新精神与务实学风的同时，始终注重将理论与创作研究交融贯通；将科研与教学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兼容并包”和“不息变动”的学术风气，在教学、科研与创作方面具有比较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综合性特色。

经过几代南艺人的不懈努力，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至今，本学科已经发展成中国画、油画、版画、壁画、书法、雕塑、美术史论和造型基础等系部齐全、专业型与综合型美术人才培养并重的教学、科研实体。

本学科历来重视学科建设，坚持“正学风、促交流、推骨干、创品牌、严管理、出人才”的治学方略，在师资建设、学术研究、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学科绘画与美术学专业在国内同类型院校教学、科研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和比较广泛的影响力。

本系列丛书旨在检阅本学科各专业教师在教学、科研与创作研究方面的综合性成果，并藉此体现理论与创作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指向和科研特色，从而促进本学科各专业教学、科研与创作研究的对外交流以及自身的不断发展。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

2005 年 7 月于黄瓜园

周京新



目 录

我的工笔花鸟画艺术观	1
我的工笔花鸟画之路	10
我治中国花鸟画史的研究方法	35
创作随笔	45
题跋选粹	100
论中国花鸟画发展的永恒性	
——《中国画艺术专史·花鸟画卷》余论	105
论宫廷院体花鸟画四种形态	113
论“院体”的明代孙隆粗笔没骨花鸟画	125
《中国画教学大图典·工笔花鸟卷》概论	139
论“中国性”	144
《李长白师生画展》序	148
工笔余事	152
后 记	154

我的工笔花鸟画艺术观

我喜欢清新静谧的大自然。那里由一草一木、一花一鸟构成的无限生机中所蕴含的无尽意趣，以及沉浸于无尽意趣中的那种深深神往，是自己从大自然走向工笔花鸟艺术创作的一条通道。走得有些日子了，艺术观也就有渐趋形成的可能了。

身处大自然中最有体会的或许是那种孤寂感。可能跟自己独来独往的偏好有关吧，无论是只身深入西双版纳的密密原始森林内，还是独步于深冬雁荡山或是江南残秋荷田，当置身于静境中，那种传统意境的静寂、荒寒、凄凉、不食人间烟火气的文化气息，总会自然而然地不时袭来心头。天地苍茫，宇宙渺渺，人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却有一点灵犀可与天地合一。难怪有“一沙一天国、一花一世界”的说法，此中有时若能悟到点什么，心里便会升起一言难尽的舒畅感觉。这样的心境，最能驱使人去翻阅中国历代绘画以及兴趣于中国文化中儒道佛的有关说法，其中中国传统绘画极重心境的特点很能吸引我。觉得无论是历代作品还是历代画论，浩浩翰翰的数量中无不以“静”字一以贯之。作者的静心、静态，画面的静意、静境，就是品画也很有静的水平决定画的高下因而也显示出人品之高低的趋向。这与大背景的中国文化十分谐调一致。

中国传统学习的三种境界^[1]，每一个层次都是静境的升华。而且无论学什么都十分强调“宁静以致远”。最精深的，是专门阐述的平静、安静、宁静、定静、虚静、空静、镇静、明静、灵静等在“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的状态中逐渐升级的九种境界。最后的灵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为无不为之高境界。若处于这般境地，大至宇宙星象、四时节气规律之把握，小至百草温寒平热性能各入人体不同经络之潜通，旁及科学、哲学、艺术、武术、医学以及未来学等各门各类学问，都能致广大、尽精微。对人自身的生命而言，至少能“德全不危”，上者则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2]。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反复阐述的“静”，实际上是养生学说，由养生所修成的高度心性修养境界，是开发一切学问的基点，也是开发其中艺术的基点。从而松静自然地给人提供了一个无拘无束、无羁无绊、自由自在的心态。这心态下所创造的艺术基本风貌大致有安详博大、静境深处耐人神往的特点。

我赞成上述中国艺术的基点，以为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能使自己在净化做人心灵的路上去走，获致良好的艺术创作心态。因为艺术深度的精进，全与世俗日益深重的功、名、利无关。二是作品透出的信息或许能安详养心，倘艺术灵气不灭，有一些耐人寻味处，那么能在社会效果方面，力戒恐怖心悸、腻怪恶杂等那些会导致心理失衡、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因素。

之所以持以上态度，可能除了由于个人情性所致的因素外，还与自己所处的东西方文化大交流中艺术思潮大动荡的时代环境有关。静观西方艺术洪流的滚滚东来，最大的成就是解放了压抑了多年的人之个性。敢于承认自己，敢于背叛传统的洪流，对传统艺术的固有体系一时

有摧枯拉朽式的猛烈冲击，从而使传统艺术在强烈震动中有重新观照、对比思考、丰富自身而兼收并蓄的机会。但由此产生的弊端也显而易见：由于西方艺术中很有重偶然发现、突出个人的东西，导致了作者普遍都想早熟、快熟，有的往往还制造轰动效应以骇世的方式催熟。从中酿成了焦躁的追求功名心绪，于己于艺术危害非浅。加上同步的经济开放时代因素，为迎合世俗口味的甜俗画面的悄然兴起，使近利又成了与功名并列的焦躁目标。方方面面的杂念齐下里，那艺术应有的清纯自我往往不是变了形，便是从了奴。艺术再这样发展，状况是令人担忧的。

如何对待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我觉得有两种态度可取：一是做水中坚石，既经历这西来的文化洪流，又不轻易被卷走。二是静心观水，在思考研究中择取。本来东西方文化，是两个地域所生成的两个在世界上各有代表性的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应是互补。以一个去冲击、取代另一个，都只能是简单的、过激的短期行为。目前，从经济因素的实力来说，西方强大于东方，但从文化深厚度因素的实力来说，也许东方强大得多。因为追求高度心性修养的东方古老养生思想，所能达到的无为无不为这一通百通的高境界，开发的是人本身的潜能。其效能一方面有可能转变目前高科技的发展观念朝着既能让人类享受高科技的实惠，又避免环境污染的方向去走，一方面无论是开发的过程还是开发后的效益，都能给人以全身心的轻松愉悦，因为其间一再清除的是人性中的那种种不利于健康的心理。现代医学也证明了人越是能清除心理垃圾就越是能健康长寿的古老说法。因而有可能带给人类社会的和平幸福安定之恒久，符合人类的共同生活愿望。

再说，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环

境与精神的双重污染这不容太多乐观的时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各种规模战争和其他种种人为因素造成了人类心理的扭曲，最容易经由破坏性创造的途径去造就的艺术，又很容易由破坏性的信息感奋人们，以致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如果是这样，那其后果就很可能是毁灭性的感觉招来毁灭性的现实，这是人类不愿看到的。作为对人类精神因素起相当作用的绘画，虽然担负不了治愈两个污染以拯救星球的重任，但与之一起努力，当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应以洗心修心为首要，把我们的心养得好一些，让这心灵流淌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真与善融合一体的美（不要像现在对美的理解专门化、局部化、从而导向市俗化那样）。站在这个立场上，任何一心想叱咤风云、想领导艺术潮流、想显示高深学问而引起各种争执的东西就都显得毫无意义。艺术，本来就是一个清静的各有灵苗的庙堂，何事之有，用一个“悟”字便可了释一切。

对于工笔花鸟画形象的写实造型，或许有人会提出：五代两宋已经达到了高峰，千年后还这么写实，其艺术的个性到哪里去了？

不错，没有个性很可能就没有艺术。从一定的角度完全可以这么说，古今中外的一切艺术都是个性之“我”的外化。然而，对于个性和“我”的理解却又因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大不相同。中国文化意义上的“我”，应是一个通于天地、入于玄冥，气化于宇宙的“我”，“我”化之于无，无中生出的有，也只是大自然万事万物的一分子。中国绘画中的所谓“丈山尺树寸马分人”，大致也说明了“我”之人在大自然中的位置：没有大大的自我膨胀，却是在相当远的距离外对人的冷静定位。这就是个性的人

认识自己的客观基础，也是确定宇宙观立场的基础。由此出发观照的宇宙，是浑茫太空无边无际的宇宙。这样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会把“我”放在太实的位置，虚空里往往人的生死困苦都能置之度外，或者根本想不到它。无论何时都只将自己置于与宇宙和谐的状态，其结果，一粒微尘的“我”反而在宇宙中获得了生命永恒的意义。

西方绘画意义上的“我”，所观照事物的立场，是将人置于视觉范围内这具体可捉摸的空间中。因而社会发生的事情，人们行动的方式，都易引起对人心绪的刺激而跌宕起伏，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比较等，比起超脱人生观的东方来就显得十分密切和重要。于是，重逻辑的、类比的思维方式多由此而产生，人的感受及个性差异也以此为基础全面展开。在这思维定势和个性定势下，艺术家表现自己独到的感受包括独到的幻觉和联想，特别注重标新立异以体现现实的、立即看得见的个性价值。艺术成功的标志于这部分占了很大成分。总之，只要所创造的艺术能打动人的心，无论唤起人什么样的感觉感受都行。例如毕加索《亚威农的少女》给孕妇的堕胎感，蒙克《尖叫》的恐怖绝望感，基尔希奈《街上的五个妇女》气氛的凶险感以及杜桑《喷泉》拿尿壶当雕塑给世人的震惊感等，说明艺术家的独到发现和个性创造有了成效。博物馆、美术馆里也就有了陈列其作品的位置。

然而中国文化中的艺术家不这样做，不就是说没有个性表现。而是在高度空静的境界里，早已洗却了被认为是不利于人类长寿大目标的各种心理干扰，如前述的忧喜悲惊等杂虑杂念，因为这些人类情绪中的不良波动与养生思想相悖，不利于天人合一思维的实现。他们所做的，是将融于宇宙自然中的“我”，化在笔墨形象之内，在

画面生成一种只有冥合于宇宙才能体会到的深沉的寂静中,从而有意无意地,自然而然地成功了一个在宇宙间永恒的“我”。所沉入的绘画题材,多为山水和花鸟——正好从大和小的两个方面反映了对宇宙天地致广大尽精微的理解。由于都格外纯粹地表现了自然之“道”,终成为永恒的主题而为人乐道。所步履的造型之道,相应的则是写实中的不写实,不写实中的写实。其特点,那写实的形象越是细腻细致得微妙微肖,看来越客观实际,那不写实的吞吐宇宙间万物或者说随心拈来物象而微笑的主观心迹就埋得越深。那看来由不急不躁之静心中淡墨晕染的一花一叶形象下,所萌蕴的是一种极不起眼的、非常平凡的,然而却是有可能凝聚成恢宏博大深沉感的平静力量。由之,不难体会到:平淡平和平静的力量是宇宙间永恒的力量。

如果还要对个性和“我”赘述几句的话,那么我要说,既然“我”是一种永恒,为什么要落在人际间那么多的忧思患虑中焦灼不安,并且还要通过艺术传递这不安的信息加以扩散呢?为什么不能加以吸收而归之于“无”,让博大的平静泛爱于人类和自然呢?此中的精深思想,不惟是共存于地球人类的艺术家们用审美唤起对自然的爱、对生命的爱之真挚感情的源泉,也是了解中国文化中工笔花鸟画孜孜不倦于精微写实表现的平和博大之艺术特征的要点所在。

写到这里,我想大致清楚地回答了关于个性的提问。至于说五代两宋工笔花鸟画的写实成就持续到现在的問題,我的回答十分明确:不但现在仍坚持工笔花鸟画的写实作风,即使今后仍将一贯下去。只要人类生命存在,工笔花鸟画就有可能随之一起通存于人类的审美艺术领域。



《秋荷清远》局部(完整作品见 81 页)

对于工笔花鸟画的表现技法问题，我认为以上述认识为前提，继续写实造型并运用传统的基本勾染法，是工笔花鸟画之所以成为一个画种的基本特征。然而，有必要特别点出的是：我这么说并没有要现代和今后的工笔花鸟画必须受到概念限定而裹足不前的意思。作为艺术，绘画中的无论哪个画种根本的都必须纳入心灵的秩序之中。心所生，意所至，技法便如气所到，自然而然地吐纳。不过，站在文化的角度，其技法应当是有古有今有自己的创造，倘摆在心灵的角度，便是无古无今无创造，只有心灵语言恰到好处的表达可言。技法之本，松静之心。技法之表，如文字符汇有尽而随心组织的表达无穷一样。再深入一步说，如果本文写到此大致已有工笔花鸟画是中国文化精神自然而然酿成的产物之意的话，就不难去这么认识其技法产生的本源：中国文化中的人并不在于一定要确立某个画种，只有凭着个人情性借着这题材去踏上达“道”、合“道”的路罢了；工笔花鸟画不过是一种足迹。实际上表现技法也就不成为问题，只要去任着中国文化的心意走路就行。略提一句，行路中倘若相遇于某家某派某人，那也只是偶合。不必疑虑有一鼻孔出气之嫌，更无尾随他人之弊。

以上对于工笔花鸟画几个方面的认识，是在自己情性中经常思考并正在走路的一些东西。随心写来，并不能说是自己已经做到的。所以如果用此来衡量我的作品，则必相差千里远矣。赘述了诸多，其实一句话也就能道尽我的想法，即通过工笔花鸟画的创作途径，使自己的心修得好一些。如此而已。

[1] 第一层境界：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第二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层：蓦然回首，那人
在，灯火阑珊处。

[2] 参见《黄帝内经素问校释》第 12 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年版。

(原文刊于《艺苑·美术版》1994 年第 2 期，略有删改)



《荷塘清趣》

纸本淡设色

66×44cm

2005 年